

SHIJIEWENXUE
CONGKAN

世界文学丛刊

10

庭
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罗肖樵

封面设计：何燕明

315
世界文学丛刊第十辑

庭 院

《世界文学》编辑部编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 安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插页 214千字

1983年1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9,000册

统一书号：10190·146 定价：0.85元

前 言

长篇小说《庭院》是巴基斯坦著名乌尔都语女作家哈蒂嘉·玛斯杜尔 (Khadijah Mastur, 1927—1982) 的代表作。此书于1962年出版后, 因其深刻的社会内容和独特的民族风格, 受到国内外广大读者的欢迎, 并于1963年获得巴基斯坦阿达姆吉文学奖。

哈蒂嘉·玛斯杜尔的一生, 同她本国人民的命运有着紧密的联系。她出生于印度勒克瑙, 幼年时期因父亲工作变动, 随家庭辗转居住于几个村镇, 有机会接触广大劳动人民。1937年, 父亲病逝后, 她经历了很长一段艰苦生活, 饱尝了寄人篱下之苦, 并且作为穆斯林妇女, 受到种种封建礼教和宗教旧俗的束缚, 因此这段时期在她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1947年印、巴分治后, 玛斯杜尔迁居巴基斯坦拉合尔。1950年, 当选为巴基斯坦进步作家协会拉合尔分会书记。

哈蒂嘉·玛斯杜尔以写长篇小说著称。除了《庭院》以外, 她的遗稿, 长篇小说《土地》1976年始分批刊载, 后因患病未能续完全书, 成了未竟之业。短篇小说出版的有《游戏》、《阵雨》、《再过几天》等。此外, 她还写过一些幽默讽刺散文, 并参加编辑《里程碑》、《文学之魂》等文艺刊物的工作。

哈蒂嘉·玛斯杜尔生活和经历的时期, 正是第二次世界

大战前后。由于英国殖民统治权的确立，资本主义的入侵，印度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陷于瓦解，广大印度劳动人民遭受深重的灾难。这个时期，又是印度各族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出现新的高潮的时期；直到最后，分别建立了独立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作家不仅目睹了印度现代史上这场重大变革，而且积极投身于这一民族独立的斗争；这一点，在以这段历史时期的印度社会为背景的小说《庭院》中，也得到了反映。因此，这部作品对了解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历史，以及印、巴独立前后南亚次大陆的穆斯林的生活和当时的社会情况都有帮助。

长篇小说《庭院》是借穆斯林妇女狭小的生活天地——内宅庭院这一角落，以一个穆斯林少女阿利娅的经历和见闻、回忆和向往为主线展开的。所有的人物性格，主要是通过一个正在破败的穆斯林封建大家庭（阿利娅一家）和它的成员与民族解放运动斗争的关系这一角度来塑造。作者以他们之间的不同政治态度、宗教信仰、伦理观念、恋爱和婚姻、社会交往等日常生活琐事，反映了四十年代前后风雨飘摇的动荡历史时期印度社会中的中、下层市民生活的真实图画：它的各种政治势力和教派之间的斗争，经济结构的解体，以及随之而来的封建的家庭关系的破坏，伦理道德观念的变化，等等。这里尽管没有示威、游行、罢工、群众集会等场面，却给读者留下了关于印度各族人民与殖民统治斗争的清晰概念。哈蒂嘉·玛斯杜尔勾勒了阿利娅一家三、四代数十个人物的形象，描写了他们的不同性格、遭遇和命运。例如，那致力于民族独立、反对殖民统治的阿扎赫与穆扎赫兄弟，那在苦闷和彷徨中探索着人生道路的捷米尔，那崇洋

媚外、虚伪自私而追求个人享受的努奇玛姑姑，那旧伦理道德观念的牺牲品的阿斯拉尔，以及契米、戈敏大妈等人物，栩栩如生，给读者以鲜明而深刻的印象。作者爱憎分明，她对于各色各样的人物，有的倾注心血着意刻画，充满同情；有的则给予犀利的讽刺和无情的鞭挞。作者善于以细腻的笔触刻给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人物心灵深处的活动，并以深入浅出的话语、朴实的文字吸引读者去思考问题。

《庭院》这部作品可以说就是作者自己的信念的绝妙写照。哈蒂嘉·玛斯杜尔曾在其自述一文中说：“我总希望以自己的写作勾勒出一个我所向往的、没有压迫和压迫者的公正的社会；人们能够获得自由思想、工作和建设的安全保障；新一代人都有光明的前途，他们不再是披头散发、吸大麻叶的，而是勇敢、聪敏和充满理想的人。……”

李宗华

往事

1

冬天的夜晚来得特别早，而且是那样漫长和阴暗。这天，从傍晚起，乌云就布满了天空，象一口黑锅似的笼罩大地。天气冷极了！靠近窗子的电线杆上的路灯，在这漆黑的夜里静静地发出微光，象旷野闪烁着的鬼火，显得特别昏暗。小巷对面是一所高级中学。从那还没建好的教学楼旁的一片小树林里，传来了猫头鹰的笑声。俗话说，不怕猫头鹰叫，只怕猫头鹰笑。这不祥的笑声，使本来阴森森的夜晚显得更加令人毛骨悚然。隔壁的大房间死一样的寂静。已听不到契米翻身的响声，她睡着了。

“她睡得真香啊！”阿利娅不由得忌妒了。她睡不着。失眠的夜是难熬的。尤其是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一切陌生，这种感觉尤其强烈。人总是这样的，在新地方头一夜，由于兴奋或感伤都会失眠。她又一次强迫自己睡下。小房间的门窗关得死死的，伸手不见五指。她拉过被子蒙起头，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好象真的入睡了。

就这样躺了很久，她终于明白，想睡着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她头脑十分清醒，没有一丝睡意。过去的一切涌上心头，一幕一幕地在她面前重演。她无可奈何地掀开被子，沮丧地盘腿坐在床上，顺手推开窗户，眺望着远方。然而，映入眼帘的只有那被黑暗吞没了的小巷对面学校的教学楼、芒果树，以及庞大的菩提树的阴影。就在傍晚前，它们是那

样清晰，动人，美丽。那时，她坐在窗前，饶有兴味地注视着这一切。然而，现在它们都隐没在黑暗中，那片树林象黑洞洞的深山密林一样，劲风一吹，呼呼作响；这哪里是生气勃勃的人世，倒象儿时听到的神话故事中魔鬼出没的地方。

“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呢？”阿利娅头痛得要命。她又关上了窗户，颓然倒在床上。她疲倦极了，一天旅途的折磨，加上阴郁的心情，夺去了她的全部精力，身子象散了架似的，她瘫坐在床上。

“哎——唷！”她轻轻地呻吟着，“怎么就睡不着呢？”是的，心乱如麻，她怎么能入睡呢？越是睡不着，记忆就越加清晰。人们常说，忘记过去吧，向后看会使人灰心丧气。应该奋发向前！然而，阿利娅除了对于过去的记忆，脑子里就空无所有了。她所经历的那逝去了的往事，深深地铭刻在她的心上，是永远也忘不掉的。刚刚来到这里的情景，更象一张琴的拨子，拨动了记忆这根弦，奏出了对往事回忆的最强音。

妈妈是不是睡着了？她无从知道，屋里静得出奇，只有巷子里传来了一个过路人的索索发抖的歌声：

情人啊，我白白为你玷污了名声。

长夜漫漫怎么能熬过去？阿利娅心烦意乱地想：爸爸呀！你在监狱里是怎样度过这漫长的夜呢？她坐在床上，把头深深埋在双膝间，两手抓着涨大了的头。这时远处传来了敲打十一点的钟声。

天上下起了牛毛细雨，阵阵轻风裹着雨点撞击窗户，象

是一个人轻轻地哼着歌曲。

“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她好象有点怕，不敢再想下去。房间里漆黑一团；她感到，这问题的答案就象她的卧室一般黑暗。她怕极了，连忙闭上了眼睛。她没有半点睡意，往事接连涌现在她的脑中，要伴随着她熬过这漫漫长夜……

那是一座荒凉的小县城。红砖盖的房子歪歪斜斜地排列着，象是有人随便堆砌的，而从没考虑到整齐是一种美的享受。这样小小的一块地方，却到处耸立着庙宇，金色的顶部挺立着，象是在向佛陀虔诚地祷告。庙宇里从早到晚响着钟声。善男信女们诵读经文的声音婉转悠扬，在家里也隐约可闻，徒然给这个不起眼的地方增添了一些圣洁的气氛。

且看这里的树吧！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两旁排列着高大浓密的芒果树、蒲葵和榕树。树荫底下，经常见到行人铺块薄纱巾，把包袱当枕头，在那里小睡，任凭尘土撒落到身上。正是初春天气，芒果树已经吐出了新芽，布谷鸟催促着人们播谷。就是在这种时候，阿利娅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

阿利娅的父亲调到这里任职。阿利娅感到在这里生活是那样孤独和忧伤。就是在这个地方，阿利娅逐渐成熟，开始学会思考问题了。

当全家刚搬到这个新居的时候，大捆大捆的行李散乱地堆满了院子。爸爸的机关里派来了公务员帮着他们整理。虽然妈妈好象跟这个家，跟这些行李毫无关系，但她已不止一次地查看了这高大的拱形走廊、房间和浴室。达米娜姐姐低垂着双眼，忙着把那些小件行李往屋里搬运。妈妈不耐烦地半躺在安乐椅里。瑟福达表哥抱着瘦削的双肩在走廊里蹲着。

“瑟福达，你不会帮你舅舅干点活吗？”妈妈轻蔑地瞟了表哥一眼。

“算了，叫他歇着吧！发了几天烧，他太虚弱了，今天又赶了一天的路，也够累的。”爸爸轻声说。

“累，谁不累？他什么时候都累！”妈妈咕哝道，赌气站起来，亲自帮助丈夫整理行李。达米娜姐姐不安地看了表哥一眼，又低下头，她心里仿佛有点害怕。

这天，阿利娅感到家里的气氛有点异样。一张张拉长了的脸，使她更加沮丧了。她是多么怀念她的老家啊！

那里，政府官员们居住的黄色别墅一排排整齐地排列着。稍远处有一个芒果园，旁边是一个水塘，男孩子们和水牛一起在塘里洗澡。那里还有许多和她同龄的小朋友。他们每天都无忧无虑地尽情玩耍，实在没有什么可玩时，就用小石子儿乱砍塘里的牛。有时候，还钻进芒果园里偷生芒果吃。当他们被逮住的时候，守园人不仅不责骂他们，反而捡些掉在地上的芒果分给他们。

“这些都是老爷们的孩子。”守园人说着，十分亲热地抚摸着孩子们的头。调皮的卡米拉和阿霞向他挤眉弄眼，嘲笑他那颗外露的大牙，但他却丝毫不气恼。

晚上，阿利娅执拗地要厨娘讲故事。故事很动听，说一个公主和一个王子两人睡在一张床上，中间放一把利剑。对这事她可担心啦，无论公主或王子，只要稍一翻身，就会碰到剑，割破身体。厨娘安慰她说，故事里的人是不会碰破的。可她仍不放心，长久以来为公主和王子担忧，甚至她睡时也不敢翻身了，唯恐宝剑会神不知鬼不觉地落到她的床上。

厨娘还讲了很多其他有趣的故事，其中有普吉大君和穷卖油郎的故事。最有意思的是木偶的故事，说木偶吃掉大君宫殿里所有的东西。当有人把它这种恶作剧报告给大君的时候，总是用甜蜜的声音唱道：

“木偶啊木偶，到了宫殿，连大君的马都吃光！”

“厨娘，那人唱着向大君报告说吃了他的马，大君不生气吗？”阿利娅天真地忽闪着两只大眼睛问道。

“孩子，大君的脾气一般都不太好，都是火暴的，向他们报告的时候要谨慎。不然，报告人的一家老小都会被处死刑。”平时阿利娅一感到有点害怕，厨娘就会把她紧紧地搂在自己汗津津的怀里。

阿利娅跟妈妈之间却不那么亲热，每当她玩腻了从外面跑回家来，就扑向妈妈；妈妈照例亲吻她一下，叫她再出去玩耍。爸爸跟她就更难得亲近了。一大清早他就到办公室去，傍晚回家就扎到会客室里。那里总是宾朋满座，他们高谈阔论，放声大笑着。厨娘不停地为他们送水沏茶。

后来，阿利娅进了学校，她的视野更加宽阔，仿佛到了一个新的世界。她的小朋友们也都上学，同时又结识了不少新的朋友，他们之间的友谊一天天加深。每当放学回家，瑟福达表哥就把她叫到身边，询问她学校里的功课。表哥对她的每个答案都奚落一番：“哎呀呀，小笨蛋，原来你什么都没学会啊！”她觉得表哥非常讨厌，总是想尽快地摆脱他。

阿利娅升到五年级，开始玩“过家家”之类的游戏。这也是厨娘的主意。她在院子的一个角落里给洋娃娃搭了一个颇有气派的家。这里，洋娃娃们举行婚礼，还有隆重的迎亲队，洋娃娃们生儿育女。她向姐姐要来了许多碎布头、布

条，给它们做了各色各样的新衣服。在结婚和添孩子的喜庆日子里，厨娘给他们做蜜枣，有时还做甜米饭。这种场合下，卡米拉、阿霞、拉塔等等，大家都不顾种姓制度，不分贵贱，一起兴高采烈地吃着甜米饭。

然而，在这个新地方什么都没有。她走出门口四处张望，只见放羊娃懒洋洋地吆喝着羊群，三四个赤身露体的小孩子坐在那里玩着沙土。远处，隐隐约约显现出矮小的土房。阿利娅家的隔壁只有一座二层小楼，再有就是公务员那黄泥抹的家了。她久久地凝望着这二层小楼，希望里面走出一个能同她交朋友的小姑娘。但是，她失望了。她看到的不过是个穿着浆洗得干干净净的白色围裤^①的男人，他匆匆下楼走了，随后又传出了手风琴伴奏的女子的歌声。那女人重复着同一段歌词。阿利娅觉得它是那样枯燥乏味。

树上的小鸟欢快地叽叽喳喳叫个不停。然而阿利娅心绪不宁，呆呆地坐在客厅的门口。她想痛哭一场，撕碎自己的衣服，尽快逃离这个鬼地方。

“孩子，到我家来玩吧。”公务员的妻子站在矮矮的土墙外面探出头来招呼她。

“哼！”阿利娅一扭头进院去了。

行李都已大致安置好了。院子里摆上了安乐椅，公务员沏好了茶。姐姐、瑟福达表哥、爸爸和妈妈都显得疲惫不堪，默默地坐着，谁都没有跟阿利娅答话。小院中间的凤仙花苗碧绿碧绿。阿利娅顺手拿起小罐给苗儿浇水。

“喝杯茶吧，阿利娅妹妹。”今天一整天，瑟福达表哥

① 围裤是印度、巴基斯坦男子穿的一种下衣。又译作围腰布。

第一次同她这样亲切地开口说话。她走到他的身边，坐到他旁边一把椅子上。

“阿利娅，是不是有点担心，在这个新地方，连跟你玩的小朋友都没有？”表哥宠爱地抚摸着她的头说。她忍不住大哭起来。全家只有表哥一个人能够理解她的心情。她坐在椅子上，身体不由自主地倒在表哥的怀里。当妈妈严厉的目光落到她身上的时候，她竟无视妈妈的不满，闭上了眼睛，好象这样就可以自卫似的。妈妈以命令的口吻吩咐公务员说：“以后你就干外面的活儿，里面的事你干不了。马上替我找个女佣人；要注意，不要年轻的，年轻人什么都不会干！”

“太太，请放心，明天就可以照您的吩咐安排好的。”

夜幕已经降临。爸爸拿起他的细手杖到外面散步去了。妈妈膘了瑟福达表哥一眼，嘴里却对阿利娅嚷道：“去吧，玩去吧！”一面拽起她来，嘴里还在咕哝着什么。没等她反应过来，已经被推搡到门口了。这时，那座两层小楼的二楼里飘出了缕缕炊烟。庙里传来了刺耳的钟声。

“哼，玩，跟谁玩？这鬼地方连个小朋友都没有！”阿利娅情绪低沉地说，“你只会呆在家里，要不就坐在家门口，一个劲儿地说‘玩去！玩去！’”她不满地嘟嘟囔囔。想到家里人个个都拉长着脸，她又忍不住哭起来。

“孩子，到我这儿来吃饼吧！”公务员的妻子又打墙上探出头来说。阿利娅匆匆擦了擦眼泪，把脸扭到一边。

“阿利娅！”姐姐低垂着明亮的大眼睛，不知什么时候来到她的身后。“到屋里去，天都黑了。唉，别不高兴，应该说，这地方挺不错。”姐姐叹了口气，向远处望了一眼，

接着阿利娅的腰走进屋里。她们经过客厅旁边的一间小屋时，姐姐迟疑了一下，停住了脚步。这是瑟福达表哥的卧室，他正在油灯下低着头聚精会神地读着一本什么书。

床已经整齐地在院子里摆好了。姐姐的那张放在凤仙花旁边，阿利娅的床紧靠着姐姐的。她默默地躺到床上。月亮刚刚升起，天空显得那样洁净和明亮。然而，在这幽暗的小院里，姐姐的脸比天空更加清澈。就在这一天，阿利娅觉察到姐姐的脸上时时流露出一种心不在焉的神色。现在她默默地坐在床上，若有所思地掐着凤仙花的嫩叶，然后又撒落到地上。

走廊的拱形门洞里挂着的风灯闪着微光。公务员正在厨房里做饭。妈妈提着另一盏风灯走进屋里，不知在寻找什么。

“等你进了学校，就会交上很多很多小朋友的。”姐姐翻身转向阿利娅，抓住她的手轻轻地抚摸着。可是阿利娅太伤心了，姐姐的爱抚和安慰并没有丝毫减轻她闷闷不乐的心情。她抽回手，把脸扭过去，凝望着天上的飞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好妹妹，不吃饭就睡了？”阿利娅被惊醒，忙睁开眼，是瑟福达表哥正弯着腰轻轻地叫她。

“让她睡好了，为什么非要叫醒她？”妈妈狠狠地说，口气就象训斥公务员一样。表哥刚想离开，阿利娅却一下子抓住他的手，搂住他的腿。表哥胆怯地偷看妈妈一眼，然后坐下来，把她的头搂在怀里。

“表哥，讲个故事吧。你看，这个地方连厨娘都没有。”阿利娅有些伤感地哀求道。

“你想听什么样的故事？”表哥亲昵地问。

“还是讲那个公主，国王让人用轿子把她搬在荒郊。”阿利娅根本不理睬妈妈的不满，又央求瑟福达讲故事。姐姐郑重其事地从床上坐起来。

“我给你讲个别的好吗？讲一个穷小伙子爱上了一位公主。好，注意听着：从前有个小伙子，……”

姐姐左顾右盼，有点惊慌。

2

雨点用力地敲打着窗户，风也拚命地摔打着房门。契米在美梦中不知在胡说些什么。阿利娅用被子蒙着头。往事的每一个细节都清晰地闪现在她的面前。……

瑟福达表哥有一副讨人喜欢而又憨厚的面孔。阿利娅的妈妈对他的憨厚特别厌恶。爸爸却正是喜欢他这点，对表哥的每一件小事都挂在心上。姐姐达米娜跟表哥表面上连话都不说，可是她显然偷偷地在关心他。妈妈伤透了心。瑟福达表哥靠她丈夫的钱读完大学预科，却还不赶紧找份工作，而在大模大样地读一些杂七杂八的书。妈妈成天鼓鼓地唠叨：“那些书能当饭吃？这个败家子，难道想把我也吃光才离开这个家不成！”

阿利娅头一次听说有个努奇玛姑姑。这是爸爸最小的妹妹，正在阿里格尔大学读书；她平日在大学里住宿，只在假期才到大哥家住。姑姑不愿看妈妈那副脸色。妈妈每当提到

姑姑，也总是无名火往上冒。好在姑姑总不在家。然而，瑟福达却每时每刻都在她的眼前，而且看来，一时想甩掉这个包袱是根本不可能的。

妈妈成天忧心忡忡。爸爸则别有天地。下班后，他只在家呆上个把小时。妈妈经常寻衅跟他吵嘴。这种时刻，爸爸就躲出去。家里常常宾朋满座，他们经常一连几小时热烈地讨论着什么。

有一次，阿利娅出于好奇，很想听听。然而，除了“独立”和甘地、阿扎特等人的名字以外，她什么都听不懂。她兴致索然，悻悻地从门边溜走。奇怪的是，瑟福达表哥对爸爸他们的谈话特别感兴趣，低着头一坐就是几个小时。阿利娅躲在门后，示意让他出来，表哥却象没有看到一样。这使阿利娅非常伤心，因为当时表哥是她唯一的知己啊！

瑟福达是跟一个平淡无奇的故事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妈妈谈起这事总显得津津乐道。那天，阿利娅和达米娜围坐在妈妈身边时，她又挑起了瑟福达表哥的身世这个话题：

“瑟福达的爸爸是个穷种田的。他的爷爷、爸爸都是你爷爷的长工。他们除了干庄稼活，象佣人一样，还在家里干点零活。不知怎么，你奶奶却另眼看待这两个丧气鬼，他们可以随便进进出出内宅，家里的女人也不用戴面纱回避。你奶奶的火暴脾气是全村有名的。她瞧哪个佣人不顺眼，就会用鞭子抽，非扒下他一层皮不可。她那时多威风。无论走到哪儿，人们见到她，心就象是要跳出来。可是老太太对瑟福达的爷爷和爸爸拉起话时倒和和气气。唉，说起来你奶奶也够可怜的；在你爷爷面前俯首贴耳，从没敢正面跟你爷爷说过话。老爷子也确实给她吃了苦头。他娶了两房小老婆，生